頤淵詩集

柳亞子題







本社出版下列
诗词著作

全宋诗话
张宗祥编
天风阁学词日记
夏承焘著
颐渊诗集
经亨颐著
唐宋词通论
吴熊和著
金圣叹选批唐诗
本社校点
千首宋人绝句校注
吴战垒校注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頤淵詩集



无量署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霜入青山證夙因殘
秋宛度小陽春淺深
俱是寒之友難得風
流思古人

敬廬老友屬題丹楓紅葉圖
三十一年九月頤淵識於滬濱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余嘗得頤淵先生題跋
如蒙上指點川其過甚者
仰之高山仰止而學
為示可命及先民人紀僅



至以文章学问與雅一生而已孫先生墨緣和我鷩得自负爱親事田园浪印第一画第

〃書與詩又至於此余謂
先生詩超逸沖淡佳者上
宗陶孟下亦出入倪雲林
吳野人之間大音希聲

擬落庵壇安可去古畫泥
印之不殆先生之過也歟
法不作品皆渾縱萬動
生氣橫溢入天寶可墨

陸離使人發思古之情與樂生之趣信哉洵哉即是可以為先生壽矣

廿五年六月于右任



出版說明

《頤淵詩集》爲一九三七年經亨頤先生六十歲時印行的自選詩集，由柳亞子先生題封面，謝无量先生題扉頁，于右任先生撰書序言，這次重印，均仍其舊。爲了方便讀者，我們爲于序手迹加了釋文；詩由王欣榮同志標點。另外，增入姜丹書先生所撰《經亨頤先生傳》，作爲附錄；經亨頤先生一首題畫詩的手迹，也作爲插頁增入，以饗讀者。

浙江古籍出版社

序

余嘗謂頤淵先生矯然如巖上松柏，行者、過者皆仰其高，承其蔭，而嘆爲不可企及。此其人非僅宜以文章學問照耀一世而已。顧先生默默無所馳騖，獨自負其藝事曰：吾治印第一，畫第二，書與詩又其次也。余誦先生詩，超逸沖淡，佳者上宗陶、孟，下亦出入倪雲林、吳野人之間。大音希聲，擺落塵壒，安得在書畫治印之下？殆先生之謙也。要諸所作品皆渾穆蒼勁，眞氣橫溢。入其室，丹墨陸離，使人發思古之情，興樂生之趣，優哉游哉，卽是可以爲先生壽矣。

廿五年六月　于右任

目錄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二七年

梅 元旦過大庾嶺抵漢皋

嶺上寒梅倒影多，不知殘折幾經過。抽毫寫出冰堅意，不在花間在斷柯。

白菊紅罇

十五年，年五十，辜負故園佳節。聊寫白菊紅樽，花香酒香不絕。

生辰寫菊、竹、雁來紅

頂禮馨香答昊天，韶華五十仍蕭然。疎疎澹澹秋容裏，晚節清風老少年。

一九二八年

木蘭、草蘭　在金陵

木蘭草蘭，同粲春光。有幹無幹，有香無香。耿耿幽致，落落大方。

菊　壽呂母趙夫人，澄志之姊。

晚節清香天下聞，故園籬落有餘醺。暢懷人共秋容淡，延壽客來酒滿樽。

柳蓼

先生學種先生樹，春色秋光兩澹如。白馬湖濱何處是？小楊柳屋蓼花居。

菊竹

暢以高竿拓大空，花雖經雨意融融。不關枝葉相離遠，晚節清風氣自同。

竹

海粟八哥，劍華赤石，公展菊。時海粟將出國。

夕照荒園人跡少，偶來覓食好婆娑。西風催緊秋將去，無限離情問八哥。

竹

樹人補菊

何處幽岩得地寬，移來佳種玉團團。此間俱是寒之友，不道尋常傾蓋歡。

孟容燕柳

柳依依，燕子飛。高半天，忽低地。蕩漾春風何得意！

淸磬畫，補竹

秋林猶是景全非，紅葉凋零竹葉稀。惹起愁情千萬斛，獨依老樹不思歸。

竹　樹人補菊

西風颯颯竹生寒，衰草萋萋菊又殘；莫道秋光無豔色，虛心傲骨耐人看。

墨竹

豈有墨耶傳古今，畫中究不若牆陰。無人能寫虛心祕，徒在毫端弄淺深。

一九二九年

山茶水仙　創寒之友社

淡墨一池朱半盞，興來權作畫家禪。爲將廣結寒之友，又學山茶與水仙。

朱竹水仙

竹以珊瑚作葉枝，水仙無翠白描之。不加顚倒天眞罪，第一自由是畫師。

墨竹

墨濃酒醉意闌珊，下筆不思這个難。橫掃卽風垂卽雨，何如脫手寫春寒。

松、梅、水仙

我友梅兄十八公，高居嶺上絕橫空。淸風淸水無相訴，寒潔生涯是箇中。

晴竹

難得山中風定時，晴光寒翠見天姿。臨空不折作休息，大地春來吐葉遲。

梅　聿光補鶴

不是守梅是守寒，此梅遠隔玉闌干。酸香嚼罷無書讀，長嘯一聲天地寬。

聿光雪、山茶

一夜寒氛釀北風，山茶之白雪之紅。此中眞個春消息，不管煙嵐彌半空。

酒後寫蘭，杯傾不續

星羅筆硯又壺觴，未寫花香浸酒香。身外舊痕餘破紙，長留幽草補春光。

菊　聿光補雞

五夜旣無人起舞，花開又不見陶公。淸風晚節未成幅，踏補琅玕葉一叢。

竹　聿光補雙鶴

守寒不必梅，獻壽何須松。仙乎結伴來，此處有淸風。

水仙　介堪造像，曼靑赭牡丹。

寒翠無塵清水香，人間何事値思量。菩提一念花消色，淡寫冰心自不妨。

十八年四月，與樹人、香凝、若文、介堪、伯滌、曾詠發上海，三宿白馬湖。登蘭芎，渡曹江，舟寓遊東湖、禹陵、蘭亭、柯巖、鑑湖，往來山陰道上，樂享湖山清福。介堪作印，樹人寫生，余爲之題

宅址喬松預入圖，今秋此處有吾廬。頤君再寫門前景，紅樹青山白馬湖。宅址喬松

萬紫千紅非所愛，愛他新綠滿平阡。春光迎得同心友，大好湖山詩畫緣。白馬湖新綠

家門十里有蘭芎，五十年來在意中。小邑名山何所記，有明氣節話倪公。蘭芎福仙寺

潭也非湖曰烏門，青山之髓石之魂。泊舟題壁寫生罷，陶社前軒酒一樽。東湖

視昔一千五百年，又來修禊暮春天。惟有崇山無代謝，悲夫俯仰盡風烟。蘭亭

當年此處有龍舟，今古皆爲異族仇。碧水猶含烈女血，滿湖風雨不勝愁。鑑湖

香凝雪景山水

淡墨豈無色，俱從毫末得。爲寫快晴圖，故教天地黑。

香凝松梅

萬古長松不改容，空山隨處白雲封。天心仍向寒枝現，冷落春光淡復濃。

枇杷

晚翠不隨寒暑易，花開隔歲凌冰雪。因知人盡愛黃金，搭我梢頭施午節。

朱梅

嫣紅數點梅之祕，花自天乎幹自地。天地同歸筆一枝，好將墨戲作朱戲。

筍竹

老幹胡爲折？風雨日相逼；此風此雨中，地下欣欣出。

松

爲木當作松，松寒不改容。我愛太白句，居亦曰長松。

墨菊

彭澤先生本淡泊，何須雜色敷丹青。山間蒔菊將開未？歸去來兮月滿庭。

竹石

閑寂無書讀，抽毫寫墨竹。颯然秋雨餘，寒意滿山谷。

墨菊

寫菊意在陶彭澤，千古幽情無人識。明月清風堪覓醉，素毫淡墨粲佳色。傲霜同是寒之

友，秋老埋在長松側。我築山房曰長松，長與先生共晨夕。

蘭竹

爲草作蘭爲木松，惟松曰長蘭毋同。長松之長長其風，今我寫蘭憶倪公。小邑名山曰蘭芎，倪公讀書在此峯。有明氣節拜而崇，遠香亭在嶺之東。邑人議建亭，余題曰「遠香」。松竹同爲寒之友，詩畫又不言長竹。長松之長長其色，今我寫竹學蘇軾。青青不朽胡爲黑？世豈有朱豈有墨。自下而上節逾尺，虛心愈長愈自得。

松　敬修小學二十週紀念

象崗濤聲安在哉，青青何處好栽培。聽松移向山間去，爲有幽棲大廈材。

松

山房小築午湖濱，我愛長松作比鄰。依舊濤聲天外韻，不知林下有幽人。

長松山房大雪

殘菊僑素鶴，長松化白龍。湖山風雪滿，詩酒襟懷空。

香凝出國，贈畫

伊人葭水渺孤蓬，秋色蒼茫一望中。紅樹青山雲乍散，蕭然寒意護長松。

聿光爲余畫像「飲酒圖」

書畫一叢松一庭，閒來呼酒寄幽情。舉杯未飲胡爲悶？不是家藏竹葉青。

一九三〇年

竹 在北平

吐出胸中千萬个，蕭蕭那可任東西。縱然零亂無方向，引得淸風自整齊。

梅竹

雙淸不在故園中，消受淒風感慨同。良夜月明樓一角，蒼茫寒意滿長空。

松菊　在太原爲陶冶公作

胡不歸兮爾與吾，潯陽後世淵之徒。異鄉共對中秋月，松菊猶存白馬湖。

菊　樹人補桂，同在太原。

黃花多樣客中開，同色同香在一堎。如此丹心與傲骨，不關秋老歲寒來。

太原中秋

不堪遯世歎彭澤，亦有黃花寄客愁。詩畫高歌一夕醉，霜風寒月度中秋。

樹人晉祠寫生

柳也何能千百年？只緣此地有清泉。梢頭不作依依態，耐受狂風任自然。宋柳

晉祠古樹世所稀，此是唐槐狀更奇。如此盤根與錯節，不教枝葉失天機。唐槐

幹橫柯直出尋常，地則橫兮天不橫。休與高林爭末節，當頭自有好斜陽。周柏

水仙 樹人補梅

難得山間水一涯，盈盈寒意釀奇葩。天教珍重好顏色，歷盡冰霜始着花。

菊竹

修竹數竿菊一畦，故園秋色可萋萋？離人寫罷無他感，晚節清風舊畫題。

一九三一年

梅竹 在天津

雙清稀見河之北，獨抱堅貞莫可識。不得地兮不得天，悠悠天地寒無色。

松

青青不朽入雲端，千古長松萬古寒。
極目亂針無可識，天荒地老一盤桓。

松菊

爲木作松太白詩，爲花當作傲霜枝。
颯然又學陶彭澤，有酒盈樽歸去辭。

松蕉

半畝清陰花事足，賞心之樂耳之福。
漫天風雨自凄凄，過我中庭入妙曲。

水仙

淡泊生涯任去留，人間何事爲多愁。
一池春水惹波折，畢竟神仙不可求。

雨竹

日暮煙寒雨又昏，江南春意在荒園。青梢个个皆持重，千古淋漓君子魂。

赤松　樹人補白梅

共道寒同色不同，徵之友義自相通。歲朝隨試猩紅筆，聊祝當今揖讓風。

雨竹　樹人補凌霄

休依喬木號凌霄，高處無花非一朝。竹外不妨三兩朵，淸和天氣雨瀟瀟。

雨竹　樹人補紅葉

竹寧有墨紅非花，畫理詩情屬一家。寫到秋林悲客夢，滿城風雨莫停車。

竹石

虛心磊落老風塵，大塊文章寄我身。時雨時暘常數事，黯然俯仰見天眞。

石 樹人補秋海棠

同譜羣芳弱海棠，不隨西府鬬春光。石根多少淚痕在，別了重陽風雨狂。

逸軒布袋和尚

倦夢不禁天地荒，牟尼在手計隆亡。而今淨土無方寸，是故空中踏布囊。

吉亭山水 蘇吉亭，天津人，師曾弟子。

展圖令我思槐堂，金石詩書有古香。如是大觀能者少，願君珍重繼門牆。

蘭 蘗雨補山石

生活幽岩絕壑中，懷香無意和薰風。長年娟秀自相慰，春色茫茫盡落紅。

松、水仙

樹爲羅漢花爲仙，蒼翠親和白玉圓。信是寒操作壽相，淸風淸水不知年。

水仙

水府有名花，娟枝挺寒玉。托根謝厚培，淸泉一缶足。獨在萬槁中，盈盈作新綠。亦有春風香，昭蘇先草木。

樹人紫藤蜂鳥

春卉云何倒影開，蒼蜂覓食僭花媒。誰知更有覓其食，一旦投籠萬事灰。

竹　樹人補白菊

衰草依稀秋夢酣，霜天一色想江南。殘而猶傲寒無醉，合與虛懷淡自甘。

樹人月中丹桂

天上人間共渺茫，風塵催了木犀黃。客中寒夜思何似？惟缺得圓香有光。

鷄冠　樹人補紡織

半年避地在津沽，留別無人漫自娛。淡墨有聲亦有色，偶然又得聽秋圖。

二十年六月，與樹人由津抵粵淸遊，會同人雅集於北郊甘泉山館，合作，補竹

五載重來客廣州，北郊詩畫締淸遊。一竿忝與高林伍，爲有寒之友可求。

竹　樹人補鳥

苦竹托根老不移，耐風耐雨故迷離。枝頭且莫作歸處，南北迢迢任所之。

竹

樹人補石榴

秋心渺渺虛爲師，殘暑茫茫結實遲。待到風淸天宇曠，珠璣吐出此其時。

柏

樹人補萱。同寓廣州東山松岡，顏曰「松蜂樓」。

爲木兮含貞，爲草兮忘憂。淸閑居上福，三多何足求。人生一蜉蝣，天地任悠悠。吾亦愛吾松蜂樓。

菊

容易秋風暑未收，故園佳種猶存不？先生歸也東山夢，明月三更松蜂樓。

大塊桂城遠眺圖卷

臨桂處於西之隅，環山繞水盡崎嶇。吾將買棹一遊賞，覩此堪爲先路圖。

蘭　樹人補桂在幅之下

春秋佳日二番風，領略詩中與畫中。仰有蘭兮俯有桂，不須死讀王荊公。

蓮君女士禾雀蘆蓉

羣飛黃雀不知還，寂寞秋江覓食難。獨有拒霜花滿發，耐寒故與世人看。

竹

君子之懷至大公，豈朱豈墨色皆空。不關春夏秋冬節，任受東西南北風。

竹月　廣州中秋

兩度中秋客異鄉，今年殘暑去年霜。悠悠白馬湖濱月，猶是炎涼各一方。

竹 樹人補水仙

苦竹經冬老更剛，寒花亦有春風香。素毫寫出淸之德，過去冰霜付淡忘。

松菊

遠歸倍覺長松長，願學澹如黃菊黃。惆悵落花與落葉，獨留荒徑飽風霜。

水仙 留別廣州

花非盡爲白，白必冠其名。此花無雜色，體素抱獨淸。冰霜成往事，寒水春風生。伊人歸去也，一笑大江橫。

菊

天地蒼茫厄萬華，孤芳耿耿照塵沙。此花從未隨風墮，獨殿荒園鬭晚葩。

一九三二年

梅、水仙 在白馬湖

寒盡山林歲月長，清風無恙水生香。驀然眷眷春消息，千古一陽自有常。

朱竹、墨梅

案頭惟朱墨，胸中惟梅竹。馨香薦歲朝，天地朗淸福。

墨桃

桃旣不紅葉不綠，先生太不諳時俗。自來淡泊享長年，紅綠最深皆近墨。

松花

千紅萬紫春無光，培塿青青松自長。百尺枝頭舍不住，東風潦倒怨飛黃。

松花 贈醫者

著手成春我亦能，羣芳本草一師承。融融瑞色徵長壽，散布靈砂大有聲。

筍竹 春暉春季運動會獎品，給學生。

卓立清風有主張，朗天化雨若時暘。湖濱春意不須色，惟爲出牆競短長。

松

我之寒之友，當窗日攜手。何以答高風？亂潑墨一斗。終歲無榮枯，不凋胡云後！我愛松入骨，愛畫能亦醜。畫罷放望空，長陰餘十畝。借此聊洗心，堅貞宜自守。將供大廈乎？吁嗟林烏有。在山天地久，青青兮不朽。

松　春暉春季運動會獎品，給敎員。

春光猶不足耘耕，樂與長林終歲盟，管領湖山輔衆綠，欣欣益壯樹風聲。

大千來白馬湖啖楊梅。內子索畫仕女，誤識余款。戲題，歸之

姍姍何故其遲來，白馬湖濱迨有梅。此是髯公作化相，老妻無用費疑猜。

松　少昂補白鳥

翔集空山暫歇脚，蕭然不覺松千尺。天荒地老無榮枯，獨立蒼茫秉大白。

書旂寫鳥，索補水仙、竹梅

山間沉寂久，冷香誰消受？小雀自詡詡：我亦寒之友！

敬廬丹楓紅葉圖

姜敬廬，名丹書。妾字小紅。白喻白石。

霜入青山證夙因，殘秋宛度小陽春。淺深俱是寒之友，難得風流思古人。

筍、竹、石

苦雨淒風幸不折，欣欣後起守其節。胸中吐出亦知難，磊落虛懷長太息。

書旂倒菊雙鳥

懸根之菊天栽培，花重幹長就下開。荒徑猶存奈既倒，怕聽黃鳥呼哀哀。

俞蘭生玉照

天下滔滔何樂哀，老成閱世超塵埃。青青不朽融融意，晚節淸風歸去來。

竹石　夢白補竹雞

竹林疎處野雲低，款款雙飛東復西；日薄忘歸天際遠，寒灘覓食一聲啼。

孟容絶筆芙蓉

詩畫中秋無幾時，花猶未放人何之？倐然風冷西江上，衰草同情痛別離。

梅　憶十六年元旦遊庾嶺

大庾探梅歲聿初，風塵感慨又何如。匿葩破綻馨將洩，老幹縱橫影自疏。從此突分天地界，卻難細認白紅鬚。山間嶺上無人問，一點冰心萬古虛。

敗蕉、梅

松奇梅古竹瀟灑，黃了芭蕉瀟灑奇。摩詰當年吟雪句，寒花寒葉兩無遺。

松 聿光補玄鶴

老松根無塵，野鶴胸有墨。一唳聞於天，風聲撼大域。歲寒訂同心，非時抱幽獨。悠悠太古雲，聊寄思百斛。

鼎生蕉鳥

悵煞花開遲，淸陰有故姿；此中宜避雨，可惜少棲枝。

松竹 香凝補梅

寒之友豈僅於三，嶺上山間更不凡。從此昭蘇被萬物，悠悠天地自循環。

菊、紅葉

未見霜之白，居然樹已紅。湖濱秋不覺，何處菊花風。

松、紅葉

秋山光怪亂天經，樹愈紅兮松愈青：紅到酣時倏盡脫，青青獨抱寒之靈。

倫孝、重吉畫，屬題

豈曰採桑，俯蓄是勤。愛爾有羣，憐爾無娘。豈曰無娘，桑有新香。勤苦歡忙，不老春光。

聿光畫兩馬一弁、流水楓崖

一望樹如血，臨流前路迷。郤疑騎者少，何處敗軍歸。

天奇壽佛

佛說自來無是處，刹那不覺幾何年；妙香一縷無明盡，靜視空中怪萬千。

聿光海鶴

本是山林客，如何入海邊？不關山與海，家在九霄天。

松、竹、梅

寒之友不在山間，來自詩書入畫禪。聊寫冰清供座右，歲朝歲暮任人看。

不塵不朽閱前身，夢中句 主宰羣芳抱夙眞。風雨歲寒一霎事，大千何物非同春！

香凝雪山紅樹圖

白日無靈天地昏，沉沉雪下有寒魂。前程迷盡血難滅，望斷關山紅樹村。

夢白寒鴉

嗟爾寒鴉何處歸，一枝可借便忘機。不關身外生成黑，白雪叢中異幾希。

一九三三年

鷄鳴寺賞雪 偕夢白

踏雪雞鳴寺，湖山不見程。放懷玄武外，憑弔古臺城。隱約寒鴉集，非關黑白爭。盈盈千萬樹，盡失幹縱橫。暫得好天地，瞭然無棘荆，昨宵風與雨，到此已忘情。攜有壺中物，逍遙稱快晴。歸來且論畫，淡墨自光明。

夢白蔬菜

冰雪叢中蔬菜香，消寒珍重付廚孃：只須凊水存眞味，莫入濃肴雜酒漿。

心齋初學畫鸜鵒，夢白補梅，屬題

冒寒孤影暫徘徊，漫野無人踏雪來。羡爾玲瓏初學語，好花不是我催開。

夢白、午昌、香凝、曼青合作山水

扁舟如夢任飄蓬，世外昌明付藐躬。雲薄寒凝千萬翠，青山有意護長松。

曼青山茶，夢白鳥，補梅

色與香毋兼，寒之友不貪。伯勞何所訴？春意到江南。

留別白馬湖

暫別長松宅，蕭條白馬湖。主人何太忍，春意只須臾。僻壤來橫逆，塵懷卻自如。消寒隨在樂，奚必愛山居。書畫添行李，毋忘酒一壺。鄰朋胡爲餞？醉寫順風圖。花鳥如有意，黎明聞鷓鴣。庭梅纔數點，特地送長途。

竹　樹人補芍藥，在京寓。

畫居新號治寒樓，難得故人爲雨留。淡墨淋漓客思遠，早春已帶暮春愁。

風竹

嚴冬歷盡春猶寒，獨見荒園老竹竿。天地昭蘇人不覺，大翻金錯報平安。

鷄冠

秋老自摧殘，東風並不寒；頹垣零亂處，獨立鐵雄冠。

菊蕉

黃菊黃時蕉亦黃，陶公摩詰兩難忘。直堪雪裏圖生活，何慮荒園夜夜霜。

敗蕉、紅葉、竹

西風催緊感凌夷，顚倒自然色更奇。黄了芭蕉紅了葉，靑靑常有兩三枝。

菊竹

極目荒寒秋意深，踈踈淡淡護窮林。清風晚節相思遠，寄取堅冰天地心。

竹 在滬寒之友社

此居不可無琅玕，鳳尾龍鱗覔得難。種罷客來催入畫，素毫淡墨乍生寒。

聿光爲曼青畫像，補梅

兀兀此身自一家，萬般心事問梅花。能詩未蓄康成婢，更恨時流我倆他。

梅生畫竹，小鳥立蕉葉上

花香非此時，寧可不棲枝。偶來蕉葉上，爪跡浪題詩。

香凝瓶梅寫生

靜點瓶梅識暗香，宜濃宜淡費思量。冰心豈忍隨流俗，嶺上寒空客夢長。

白馬湖偶句

湖居春暮雨濛濛，新綠在梅黃在松。猶有寒花開未盡，山茶殘瓣杜鵑紅。

蕉竹

不愛萬紫千紅，只寫兩種綠葉。綠葉依然不綠，畫趣盡在淡墨。

松蕉

沒骨芭蕉有骨松，也宜聽雨也宜風。愛他一樣青青意，長撼淒風苦雨中。

白馬湖夜起觀月

愛月早眠夜半起，山空地白太虛淸。長松靜寂聊無影，稚蟀依稀乍有聲。隔岸稻香風嫋嫋，當窗草色露盈盈。逼人秋思惘然坐，暫納餘涼天未明。

士騏雞菜

田園好生趣，自有循環數。任他啄一飽，客至同爲黍。

雲巖百花卷

周笠，字雲巖，蘇州人。嘉慶時惲派畫家。

吸盡春秋筆一枝，芸芸凡卉得其時。始終守住寒之友，願學丹靑老不知。

松、竹、石

無意六如與石田，墨花深淺有前緣。明人風味寒而忍，掃葉不成三百年。

一九三四年

元旦過杭，登初陽臺，遊黃龍洞

八年闊別舊錢塘，元吉登臨識野莊。余居杭時未聞有黃龍洞。湖老感憂水欲涸，天寒願諒梅無香。臺徵白日時猶早，洞曰黃龍夢不長。惟覺兩堤幽意少，如飛車影去來忙。

敬廬普陀寫生橫松

山間之松長，海濱之松橫。何以解自然，天地盡故障。余曾遊普陀，見樹柯盡作帚狀，長年長於風也。深感自然現象皆出於必然。

水仙

寒蕊蘊初陽，條條索性長。神仙從可接，淸水謝天香。守玄招飲於天香樓。

惜別白馬湖早梅即景

庭外早梅已可觀，主人欲別故盤桓。方知疎影非云老，細嚼初香不覺酸。渺渺孤鴉入亂藪，霏霏薄雪鬧荒園。夢中一語作何想？天地有心點歲寒。

白馬湖大雪滯行

難得山間雪，快哉孰能別！留朋簷前坐，俞以玄一望寒空密。喬松托素雲，苦竹搆石室。溪流不得聞，林柯徒自折。輕則利於飛，厚之義在積。久長作醞釀，頃刻將消失。豈獨白馬湖，有此好風物；客途想像中，隨處王維筆。

雪晴離白馬湖

晴雪淸光好大來，倚裝猶可暫徘徊。初陽逼樹隨聲仰，厚水當舟着力開。簷有長晶已若鑿，爐維殘火不添煤。莫忘山野賞心事，珍重寒程酒一杯。

師曾遺畫石灘

何處水潺潺，故人去不還。荒寒無一物，此是黃泉灘。

師曾遺畫白牡丹

姚氏之花說道黃，破齋移植不知方。我將邀作寒之友，裴老有詩月露涼。夢白贈心齋有題云：「一枝高格玉無瑕，豈是尋常富貴花。開向破齋十二載，而今移植到姚家。」幅中有師曾錄題裴璘詩：「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街西紫牡丹。豈識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返白馬湖再賞庭梅

去歸兩度及看梅，一樹亭亭尙妥開。寒蕊此時亦粲爛，春陽到處供栽培。風前不冷香凝淡，雪後長晴色倍皚。拄杖尋詩客乍至，子豪自杭來孤山曾否折枝來？

楊溪道中　與周子豪赴處城，訪高平。

與君同上楊溪灣，石路如碁行步難。竹折想當被厚雪，風微知已入環山。雜松孰發幽棲地，枯草徒成野灼灘。俗語放茅殃一去道中何寂寞，長晴緣少水潺潺。

趙寮觀燈劇歸來

喧燈近在趙家廟，隔水灣灣路也無。三更寒月初春夜，一棹東風白馬湖。

湖居初春

東風幾度雨聲催，寂寞湖濱春已回。萱草芽將破地出，杏花枝欲入窗來。遷移密植補階際，修理殘棚供鉢栽。再得放晴三兩日，後山定有杜鵑開。

白馬湖春夜臥月

月滿山間別有情，早眠亦得享光明。小窗惟見星三點，遠谷何來梟一聲？依枕昏花可讀畫，開簾老實不張檠。悠悠消受春寒夜，夢後吟成未五更。

偶感

春霜白皚皚，春草綠年年。草不關於霜，春乃稟於天。人事亦何異，苦樂循自然。夢醒月未落，南山鬨杜鵑。聲聲「不如歸」，隆中任高眠。早起爲植樹，並不能耕田。未耜集衆卉，風雨啓大千。失時俱不發，勞力轉坤乾。

遊琅琊，寫竹貽山僧達修

如此名山可托根，蔚然深秀得天眞。歸雲洞外瀟瀟雨，共醉千秋萬古春。

琅琊紀遊

滁州惟二石，蘇字歐陽文。文字能留世，山水甯醉人。文字何自來？山水乃爲因。一宿琅琊寺，鐘聲夜半鬨。池而徵明月，洞則曰歸雲。翁去千秋未，亭蒙萬斛塵，尋碑涉古道，風雨何紛紛。不絕來復往，杏花一路春。

水仙

人詠水仙柔且弱，我畫水仙強而剛；自有耐寒好氣骨，欲開不必待春光。

松

此樹豈無葉？鄉人盡呼毛。亂針篩風入，作聲乃曰濤。條條暢空際，長也而非高。解松有妙理，不獨歲寒操。

菊

蒔菊命名難，百花歸一觀。不忘春與夏，墨荷綠牡丹。

竹

五十學畫竹，而無竹可師。築居先種竹，畫罷輒思之。莫識春冬別，尤難風雨時，但遵蘇

老語，自下發竿枝。

白馬湖初夏

月白東方白，雞聲叱犢聲。松濤催倦夢，蛙鼓奏黎明。槖槖桔槔語，般般胼胝情。倏來雲一片，吹過抱山行。

已入黃梅候，湖濱雨又風。尺苗千頃綠，丈蕊一庭紅。山色何其默，村煙分外濃。祇能簷下飲，杯影漾長松。

白馬湖夜坐感旱

赫赫長晴夏欲終，夜來兀坐奈蒼穹。靜思竹影非覰月，陡起松聲後有風。蔓草叢中石尚熱，桔槔韻裏水將窮。更深人倦不能寐，仰望一天星斗空。

感旱又句

憶近端陽候，曾防苦雨來；那知長夏盡，兩月不聞雷。此地向無旱，而今皆罹災。人憂稻粱粟，我惜松竹梅。同渴不同飲，汗源在酒杯。有枯亦有榮，滿鉢素蘭開。鎮日何所事，拋書夢幾回。明朝秋已至，窗外北風催。

喜雨

涼自北風又乍陰，沛然眞個發狂霖。庭栽爭作霓裳舞，簷漏和於絲竹音。葭水蒼蒼適我願，稻頭落落謝天心。門前擱得扁舟久，料待明朝別淺深。

立秋得雨，不足

天上風潮短，甘霖半日休。山翁知此意，點綴曰迎秋。澇旱人惟力，穹蒼豈可求。偶涼而偶雨，紅日老當頭。苦煞池中物，依然不得浮。苦而終夜叱，我更懺黃牛。何謂滔滔者，貧農本未謀。河清猶未至，林下暫勾留。

感旱　其二

天道茫茫地道昏，人將何術補乾坤？偏教水蜜擁桃實，且取泥漿益竹根。北雹連宵徒預閃，南風滿室有餘温。鄉農夜半無休息，猶見孤燈自遠村。

哀池魚

遠取魚池水，仍以予池魚。池固有大小，魚合無親疏。大池魚爲客，雞豕共入廚。小池魚爲主，松竹伴山居。忽見橫浮物，中有哀告書。遙遙端午後，赫赫到秋初。岸日高一綫，藻日塞一區。素稱樂之國，乃爲死版圖。吁嗟小魚苦，此難尙可舒。賒了五人力，盈將一尺餘。老天何太忍，自問已偏乎。不顧農田急，鄉民幸恕余。

懺黃鳥

黃鳥遭寃殺，玄貓試爪牙。今又殤於貓，昔曾吞於蛇。凡物生相尅，無情害則加。烈火

焚重寶，稚子摘鮮花。吾不學斬貓，放之野戶家。吾曷以懺烏，一羽葬黃沙。宛轉聲猶在，淒涼日欲斜。吁嗟吾過矣，玩好殄天華。

感旱　其三

今歲多緣享太陽，萬般人事卻茫茫。怪聞涸地培蔬種，難得荒塘有芰香。愼重灌花別草木，商量貯水節茶湯。老妻歸道金陵好，三獲甘霖比較涼。

感旱　其四

喞喞蟲聲又一年，今年聲裏帶哀絃。低窪世界復何異，弱小生涯徒自憐。瓜引棄如舖白骨，蓼花開亦少紅顏。大家盼我偕秋至，微物那能格昊天。

感旱　其五

白馬湖中盡是墟，秋來昏暑又何如。婉辭近里午招讌，趣聽前村夜打漁。鑿井三年悔不

途，種田一世歎無餘。窮鄉甚且苦天地，難怪朋儕足跡疏。

感旱　其六

幾首牢騷感旱詩，遑遑未盡亂相思。凄風苦雨恕無害，化日光天負乃時。五尺岸為高柳助，一肩水是死禾悲。隴頭卻有好聲色，啼破朝紅聞畫眉。

風雨雜感

苦雨之苦苦無雨，雷陣連宵總了然。惟風度夏凄之甚，風雨分離為旱年。他日秋風併秋雨，合則為霪又怨天。曰苦曰凄無定論，難為風雨到人間。慣道風調與雨順，何非天壤一變遷。須知離合皆作祟，無乃飄搖得苟全。此理大可悟出處，塵寰落落心縣縣。處不能離出非合，循環風雨化雲烟。

遊玄武湖

莫識江南一散翁，逍遙湖畔寄長空。亭亭白鷺斜陽外，點點紅蓮芳草中。舟楫不堪肴淺水，塵沙自在蕩秋風。明朝歸去兩無恙，天老地荒感慨同。

中秋遊杭

西湖月，滿覺隴桂，八堡潮。

中秋何處度？特地到錢塘。下榻西泠店，呼朋樓外觴。扁舟迎舊客，潭印雜燈光。聯想天宮樹，因遊石屋鄉。隴而名滿覺，墓亦有遺香。八堡潮尤大，三郎廟已荒。捲來長浪白，潑及細泥黃。歸去龍華道，悠悠月露涼。

少昂蟬嫣集

趙少昂，高奇峯弟子。北遊敍於金陵。

每從高處得其聲，知道人間愛朗晴。南北渡時聲亦渡，秋風無礙一身輕。

化佛辛亥革命紀念卷

歇浦同盟跡已陳，不堪回首老風塵。未來世事和平願，聊集殘編示後人。

遊棲霞山　又名攝山，因山中多藥草。

棲霞遊覽非其時，山以攝名可耐思。異草難萌人病久，寒林毋怪我來遲。沿崖亂補青泥像，滿地皆爲紅葉詩。惆悵近郊新戰血，龍潭是否屬龍池？

梅

來自白馬湖，梅花不我俱。寒香在我筆，歲晚亦何虞。

松竹

寒之老二友，天地忘長久，一道抱青青，春風滿衣袖。

翁之琴畫册

金石畫之骨，淡墨色之源。古今陶冶甚，率爾發毫端。

夢白遺畫墨梅

空山渺渺雪霏霏，千古幽靈不別離。識破塵凡圈子苦，寒嵐深處斯人歸。

一九三五年

春雪 在金陵

雪於立春後，農心自此焦。潭空補不得，花小飛何高。田地傷青種，江山慨白描。倖而和煦久，天意失寒操。

得家報偶句

家報語無多，庭梅欲謝何。一陽來復矣，歸去植春柯。

京寓聞紹興人賣蘭花

鄉人遠道乞生涯，白下寧無香者家。乍聽沿門呼不已，初春雪後賣蘭花。

壽陳一陽

黃海舟中始把手，論交已度卅餘年。嵯峨渺想天台界，棫樸同盟江戶川。故郡人生資卹濟，妙山文集足流傳。吁嗟老矣應來日，願學長松不改顏。

木蘭

天地淸明晝聿長，木蘭盡放過東牆。珊珊不覺春光老，楚楚猶聞寒水香。良有坐花同醉月，脫然無葉享晴陽。世人矯作玉堂頌，富貴侯王夢未央。

遊采石磯

文字武功孰可留？我來只爲償淸遊。雲煙一縷常靑樹，詩酒千秋太白樓。撈月別存塵世恨，當風共飲古今愁。江心澹蕩本如此，渺渺孤帆天際舟。

出太平門遊春

太平門外踏春光，初築斜途人頡頏。難學隴頭天設色，桃花紅壓菜花黃。

立植藤花

不得超然域，蔓延豈素衷？高柯餘荳色，垂柳綴花叢。天地無能倚，庭園自在空。春風香處處，我獨舞春風。昨夜夢中，有「春雨絲絲長，春風處處香」句。

遊天台，和陳一陽韻

大好春明四月天，天台緬想已多年。幾經高嶺迴腸遠，逆料故人望眼穿。敍飲未忘航海話，暢遊不費買山錢。歸時貽我娑羅樹，栽件長松萬古眠。

遊天台石梁道中

夙識天台春大齊，未晴寒色更離迷。古黃點點松林瘦，新綠層層麥谷低。惟見行雲如塞馬，又聞喚雨有山鷴。同遊牢待石梁寺，歸路相逢一綫梯。

自天台經黃巖、臨海適雁蕩

再遵公路出天台，兩渡臨江跋涉來。不解新禾何早發，後知爲蓆草。始知名橘須高培。黃巖皆橘坂，每株培土如葬。丹崖道上春無異，黃土嶺巔雲未開。頃刻卽能償夙願，雁山在望預思猜。

雁蕩遊感

欲入雁山先洗心，甫到，導遊靈峯觀音洞，飲洗心泉。山而澈底不徒深。天使誕物重重集，春在靈巖處處陰。萬丈芙蓉開不老，半空泙湃到於今。象形呼景殊多事，太息何時闢石林。

辛雲迂松溪放棹卷 年八十四，尙健在。

一棹入雲烟，溪山有夙緣。長松奚可學？寒意自延年。

書旃芋頭

熟了香芋頭，天下不禁秋。此中有禪味，知者李鄴侯。

悲鴻畫二牛

壯牛爲婿老牛翁，辛丑式賓丁丑儂。彼此同爲勞碌命，寫眞多謝徐悲鴻。

梅竹

隨曲隨直一枝筆，或濃或淡不嫌拙。老去之恨在空中，寂寂寒雲千古雪。

二十四年六月，陳一陽、柏烈武叙於白馬湖，皆有詩。和原韻

萬般人事皆空囊，惟有山林無盡藏。僕僕風塵迷覺路，深深花木即禪房。樂攜稚子就荒徑，難得將軍不武裝。一語送君白馬驛，心如湖水鬢如霜。

梅雨 在白馬湖

梅雨通宵續不休，未知禍福應田疇。深枝可避來孤燕，濕草充飢放老牛。愈覺昏昏瀰野曠，惟聞浪浪壯溪流。悠然蓑笠農歸去，楊柳門前駐客舟。留以玄。

客滬，秋夜不寐

饜茶難寐夜云終，况乃初秋客思冲。惟聽非時三陣雨，又妨淸夢五更風。飄搖牆角帘無定，滴瀝牀頭漏愈空。瞥眼欣爲曦欲出，陰陰猶是燎之紅。

雜詠

敝舍孤眠集舊吟，有詩何處不山林？寒江蓑雪一竿釣，流水松風千古琴。把酒具惟桑麻話，讀書尋得天地心。莫添遙夜相思怨，自戒冰淵如履臨。

湖居秋思

秋夜悶人一夢涼，三更又起着衣裳。隴頭殘月難爲色，林下輕風不送香。斷續蛩聲浮草際，依稀螢火逐蒲塘。得詩失寐亦何恨，未幾東方定有光。

黃雲白霧一天秋，大旱新涼合外遊。濯濯稻根喧鴨陣，茫茫草際下魚鈎。窮鄉詩料多生趣，豐歲農談仍歉收。猶有餘芳人不覺，野菇開綻蓼花洲。

中秋鴨刼

中秋之前陣復陣，中秋之後盡犧牲。落霞深處飛難去，飽食黃粱身不輕。遊樂春江彼一

時，涼風拂拂月已明。不堪躲入鴛鴦裏，玩弄人間偷此生。昨夜鄰家猶報曉，今朝靜聽而無聲。嗟爾毛羽既豐滿，天上也教歃血盟。佳節佳節凡塵夢，姮娥不受一杯羹。須臾又到重陽日，淺水籬邊弔弟兄。

黃山紀遊

二十四年中秋前一日發南京，同遊者張善孖、鄭曼青、張目寒、馬元鳳、姚心齋、朱横秋。

中秋惟爲月，黃山則爲松。明月松間照，良宵處處同。中秋分外明，黃山是畫宗。因約寒之友，鄭子張善翁。翁乃老黃山，杖笠有高風。心齋短視戒，横秋老氣冲。元鳳半戲迷，目寒大茶筒。手捧容二斤茶葉筒，爲行李之一。發車冒殘暑，公路始可通。一宿宣城縣，敬亭在望中。《文選》載有謝朓《咏敬亭山》詩。績溪甯國道，樹害於頑蟲。忽然有涼意，大雨驟而終。傍晚着湯口，寒飔透初冬。二宿居士林，建設厥基功。溪而作潮響，雲將護月宮。樓池温冷浴，湯池頗温，傍有一綫冷泉，自然調劑。亭刹古今鐘。亭爲祥符寺舊址，角懸小鐘，終夜有聲。取道慈光寺，欲尋普門蹤。明萬曆間，僧普門在五台山得夢，尋至此，適合，遂居。古色古香調，蓮花蓮子

峯。扶持妨足秩，俑匐免肩工。三宿文殊院，迎客十八公。門前一松，曰迎客松。長柯逾於幹，不直顯其雄。天都新級就，恕我不強從。入夜光明甚，同行興味濃。一夢還再起，寒冽澈心胸。曉來觀雲海，日月架西東。深途如隧道，鰲頂附龜容。四宿獅林舍，淸涼夕照紅。近攬西海勝，俯瞰百尖空。書畫誌行脚，爲山僧惟淸寫一松，又集寶子碑聯「名山上芳月，淸林集故人」。詩歌寄素衷。歸途感雲谷，丞相樂茅蓬宋右丞相程元鳳居此。今猶是茅蓬。導者呼雲谷爲丞相源。吾輩何爲者，無情一陣鴻。

黃山雜詠

蓮花直立七千尺，松子橫飛卅六峯。終古淸泉明月照，豁然石上化爲龍。

黃山代謝松主張，行到林臺望夕陽。失卻靑靑仍不朽，一株枯幹度淸涼。

降溫卅度莫涼區，堪集藝盟築別居。管領黃山毋舍我，寒之友社畫詩書。

循欄五里望硃砂，俯自文殊如落霞。此處松爲迎客者，藹然向我一枝斜。

老遊笑道勝無窮，點綴黃山不獨松；莫妙靑靑秋末後，上層白雪下丹楓。

黃山松

石骨黃山到處松，根收雲海振天風。橫垂不盡萬千態，疊疊蒲團知幾重。
愛松如我入黃山，松不在長爲大觀。始信培塿餘百尺，後凋未許超塵寰。
黃山遊覽賦歸來，夢寐惟松闢畫材。狂寫歲寒人共曉，老根容我墨栽培。
天都老樹誰盤桓，終歲皆寒無歲寒。橫截別存方便意，遊人撫此作闌干。
清陰密密護雲霄，千古不凋何後凋。從此解松超夙想，山巔風猛未聞濤。

黃山題畫

歸自黃山畫古松，筆端俱見鬱重重。胸中之瀑無流派，三作三松爲九龍。
黃山高古不荒蕪，樹小無須入畫圖。迎客松根且倦坐，同遊隱約在天都。
人從高處識乾坤，松是黃山千古魂。松自蒨葱人獨坐，浮丘頂上望雲門。
蒼茫雲海亂山中，橫截一枝何處松？不是天都無此態，先生曾上最高峯。

黃山歸途隨感

兩度中秋爲月遊，去年此日在杭州。惟松惟桂長無恙，曰瀑曰潮各自流。猶憶泰山古石峪，不忘雁宕大瀧湫。論評名勝吾何敢，隨處風光且盡收。

曼青紅蓮

曰蓮曰荷曰藕花，子也葉也皆其芽。寫來一朵紅雲薄，筆到泥中白玉家。

朱石墨竹

性堅不拘色，心虛不改色。朱墨寫竹石，自然爲法則。

夢白遺畫盆蘭

山林幽抱稟天長，一缶塵泥亦有香。寂寞空齋人去也，娟娟徒自夢春陽。

夢白遺畫墨筆楓、菊、老少年

莫識秋心苦，可紅皆不紅。石根塵夢老，淡泊訴西風。

松　樹人補紅葉

非柏亦非楓，秋來一樣紅。蔓牆人欲掃，寥落寄長松。

竹　樹人補芍藥

蕭蕭青竹竿，楚楚紅芍藥。樽酒風雨餘，離愁春一陌。

竹　樹人補桃花

緋桃何晚發，春已不能紅。野竹知其意，毋忘掩護功。

松　樹人補梅

老樹拓天階，植根在絕厓。寒梅纔數點，特地護松釵。

曼青荷

芳草塞池塘，西風撼夕陽。久經長夏苦，何慮早秋涼。凡卉皆無葉，淸塵自在香。蒼蒼天地老，獨立水中央。

曼青芙蓉、促織、蘭

促織不堪寒，拒霜花可餐。聞香悲夢短，芳草護秋蘭。

竹

曼青補牡丹

聞說永嘉灘，竹際多牡丹。今與永嘉客，寫入畫中看。

蘭　曼青補薔薇

好花月一醉，不絕大富貴。惟幽有遠風，終歲條條翠。

曼青玄鶴、榆樹

野鶴胸中亦有墨，老榆枝上許多錢。無錢有墨寒生活，揮灑淸風抵萬千。

貽竹刻家陳阜如

刻劃生涯陳阜如，琅玕甲骨畫詩書。黃山歸後始相識，松竹林間話太虛。

孫總理手書大綱册　遺其子

大道行天下，遺風振國華。先齊而後治，惟墨不忘家。

松　曼青雙鈎竹。柏園酒後合作

竹虛不獨心，松老隨處骨。無以脫塵囂，幸能耐霜雪。

壽方冠英　介堪之父

今昨依然甲度初，世間擾擾聽乘除。半生蟄隱不知老，終歲雞鳴起學書。樂石吉金萊彩舞，竹間水際牡丹居。長吾一齒倍修養，愧感幽人得自如。

鷄冠　曼青菊、棘

太息江南入暮秋，菊垂頭了棘如鈎。亭亭日夕西風裏，猶見嫣紅血一球。

宏實藏菩提葉畫佛

一葉菩提舍利光，長松絕壑小禪房。不關世外乘除事，明月淸風積兩囊。

一九三六年

樹人、大千、曼青合畫牡丹

移居頤和路。晨起，一庭皚皚，卽以「春霜草堂」名吾寓。

共醉春霜後，娟娟各一枝。澹而如衲鉢，懶不買臙脂。寒友斯爲絕，神仙豈可期。草堂塵月夢，多少洛陽思。

寒梅

二月廿九日返白馬湖，奇寒。

豈曰湖濱花較難，今年梅盡不勝看。冰天雪地春安在？大谷長林人乍還。千古奇寒問野鶴，一樽獨醉想孤山。黃昏月上猶如是，疎影蕭蕭度石闌。

六十述懷

我生於丁丑，周甲老乃牛。嬉戲少而壯，歷歷憶從頭。除夜依《花鏡》，紅幃嫁石榴。先父愛種花。某除夜，呼頤兄弟曰：可往園中嫁石榴。指《花鏡》所載，以紅幃香燭嬉行之。明年，結子果多。毆龍西陡壟，與鄰村行龍，械鬬。余十二齡，竟指揮壯男。幸未釀事。守蟹仲經溝。《上虞縣志》載有「仲溝蟹肥肥」，即家塾旁一溝。秋夜讀罷，常提燈隨父往，片刻即得最肥者。盈錢繩兩串，攜之歸。每斤八十文，現價二十餘倍矣。今溝沒於路。「山水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唐詩初假讀，小楹得親褒。初讀唐詩《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易「山水」二字，塗小聯自戲，張之庭柱，父見而曰：「可」。弱冠承先命，弟商我庠序。趨庭至樂事，金石盡付與。余自幼癖好金石，以棉花浸館師朱硯爲泥，握刀不得法，左手食指痛楚。母問，恆飾。父亦能刻，早知之。十五歲之除夕，以刀二柄、石十餘方、印泥一盒、書數冊，呼頤至其前，曰：「汝拿去罷！」平生最得意事，無逾於此。學刻芸課餘，師嘲何處鼠。十八甲午役，感懷困吾圉。孟冬初授室，歲闌痛失怙。從此度飄零，寄身黃歇浦。大伯叟也聾，名元善，字蓮珊。電政爲創業。隨在侍筆談，交往皆時傑。戊戌六君子，變法始流血。譚嗣同。嘗見其就義時供曰：自古變法皆流血，中國之變法流血者，則自某始。爭廢大阿哥，當時西太后議立大阿哥。家伯感朝政愈非，集滬上同志五十人，聯名電爭，余亦列末。《上海通志》詳載其事。廷詔被嚴緝。同逋葡萄牙，濠鏡入囚室。庚子亂而歸，遠遊擬

赴日。立志愛彌爾，就學江戶川。速成本六月，引進亘八年。賣珠妻之助，以筆我自旋。杭州初執鐸，明遠定前緣。鼎革山河改，勾留歲月遷。浙潮一聲起，今日猶愴然。別了西子湖，自南而徂北。所思更不遂，歸矣悵行役。山間得同心，創辦春暉學校。江上偶涉足。兼任寧波第四中學校長，往來白馬湖。常以「明月淸風」勉兩校學生。明月與淸風，而以求自勗。天下何滔滔，人事愈碌碌。吾乃行吾素，五十學畫竹。余友陳師曾，亦茗溪同學。嗜其畫已久，時師曾已故，憾不及早。茲邇十寒暑，際遇百蒼茫。從政非所學，老大徒悲傷。客松鳴秋蟀，兩寓廣州東山松岡，汪精衛爲余題曰「松蟀樓」。古柏臥斜陽。與陳樹人同客太原，寫生晉祠周柏。風雨人無恙，湖山樂自長。淸遊常不已，塵事淡而忘。隨處寒之友，春霜滿草堂。移寓頤和路。春霜，和而寒也；頤和路，寒之友社也。即以作額。

自題三十歲舊影

周甲老人昔學生，猶聞可愛讀書聲。冰川舊客卅年夢，寒盡春霜風自淸。

淺予爲小鵜畫像，屬題

玉篆家常飯，靈鵜老世交。莘莘餘蕞髭，楚楚利浮雕。眉宇雙尖柳，頭銜一葉蕉。先生清福者，顋小不須描。

清明賞梅

清明已至春猶賒，寒食寒梅萬古花。卻少紛紛時節雨，最憐點點野人家。而冰而雪當佳日，與杏與桃補落霞。慨以此香薦不祿，空山惟有夕陽斜。

一亭畫「眠牛圖」。自題

受生午夏且牛孩，勞命蹉跎甲已回。反嚼從無書帶草，常鳴不遇介之推。青青十畝我何有？逐逐一犂天未開。小憩林間毋歲旱，惟希霖雨度黃梅。

後湖偶句

一望依依朗碧波，長堤隨處雪花多。遊人無事茶軒外，爭拾楊棉護小鵝。

縵園山居樂道圖

山不在高德自高，淸風明月樂陶陶。故人一夕談何事？紅樹羨他松後凋。

適西安道中

二十五年中秋前四日發南京，遊華山。同行者方介堪、朱橫秋。自西安又增李問渠、胡公冕。

中秋又至約西嶽，半宿徐州路聿叉。牛馬紛耕隴海畔，江河共濺洛陽花。八荒香杳無松柏，一穴人稀宜室家。悵望關山猶未見，悠悠風月夢塵沙。

登南五台

偕林少和

終南遙望若浮雕，雁塔崢嶸却不高。千古雲沈香積寺，一天風冷寶川窰。戔戔遺澤自湘窟，渺渺歸途指灞橋。曾到台巔下太乙，杜公留我度秋宵。

華清池

馬嵬人長恨，驪山水自温。一池留醉跡，千里弔香魂。明月無常照，枯荷有特根。夕佳樓上望，秋氣滿乾坤。

西安郊外弔古

何處一抔土，長安古霸城。江山餘破瓦，風雨夢蒼生。衰草離離感，斜陽遠遠程。關中來去者，誰不發幽情？

登太華，宿南峯

正頂南峯入夢遊，金天宮裏譜中秋。首陽秦嶺如雙鬢，渭水黃河合一流。放眼雲收日月

出，迴心雁落猢猻愁。迴心石、落雁峯、猢猻愁，皆華山道中寒人名稱。青柯坪上前緣石，山嶽吐精四字留。

華麓無憂亭、無憂樹

再過玉泉院，華山惟此路。亭曰無憂亭，樹曰無憂樹。因樹以名亭，抑因亭名樹？亭曷曰無憂？壯哉勿却步。樹曷曰無憂？殘老不足鋸。同遊李問渠之解說樹或早於亭？亭名早於樹？樹乃一古楡，楡錢多無數。以此解無憂，希夷不樂許。道人慰仙脫，名山倡乖謬。無憂亭爲然，迴心石則誤。吾攀千尺幢，鐵索嘗風趣。吾過蒼龍嶺，韓老哭何與。吾登摘星台，天空仍如故。遊山一鍛鍊，萬事愼斯裕。吾亦何所憂，周甲已老去。吾亦有所憂：歸馬在何處？

太華松

勝遊已到金天宮，翹首叢陰看古松。太息摘星猶未及，再登樹頂駕蒼龍。

太華之松皆五綵，蔚然濃密有奇姿。高寒如此仰天外，猶覺首陽日出遲。
嘗道山高松不長，今遊華嶽得思量。參天無慮千年物，影倒黃河撼夕陽。
香滿三峯金鎖關，高松矗立白雲間。恍然頂上有容處，厚土長存太華山。

經亨頤先生傳

姜丹書(敬廬)

經先生亨頤，字子淵，號石禪，晚署頤淵，浙江上虞人。世居驛亭，後以創辦春暉中學故，移居白馬湖邊，署其舍曰「長松山房」，而捐故田宅，創設大同醫院，以惠地方。性亢直，守正不阿；豪於飲，時發天眞佳趣；身頎瘦而挺拔，長頸方額，巨眼赭鼻，聲昂昂，望而知其爲卓然丈夫。淸光緒三年丁丑生，故常以牛自喩。

光緒二十五年，其伯父元善(字蓮珊，知府)任上海電報局總辦，時西太后那拉氏欲廢光緒帝而立大阿哥(端郡王載漪子溥儁)，輿情沸騰，顧無敢言之者。元善戇直，集同志五十人聯名電諍，自領銜。頤適在侍，年方弱冠，已頭角峥嶸，氣概不凡，自請列名於末。因是觸怒，被一體通緝，伯姪偕避葡領澳門，得免害。翌年，庚子事變起，淸室西奔，事懈，乃還，輿論傾重，事載《上海通志》。

旋往日本留學，先後亙八年，卒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物理科。歸國後，不應學部試，以示志不在功名。光緒季年，廢科擧，興學校，浙省創設兩級師範學堂於杭垣貢院舊址，聘先生爲敎務長，擘畫周詳，規模宏遠。宣統之季，余亦受是校聘爲敎習，遂訂交焉。

辛亥革命，故監督徐公定超(字班侯，永嘉人，進士)去職，民國元年，先生任校長。旋改學制，易

稱「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先生仍舊職。治斯校，不用私人，不染公款，聘良師，久其任，以「勤慎誠恕」四字爲校訓，砥礪諸生，成效卓著。是時，一般學風，猶有科舉餘習，首重文科，次數理，而輕視藝術、體育，惟是校並重，故所造就師資皆優秀，而文藝程度特高，畢業生逾格出任大學教授者頗多；兵式中隊操，簡練精熟，後立軍功者亦不少，此皆先生辦學得力處。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平，教育思潮驟變，世稱其新銳者曰「過激主義」，先生時兼任浙江省教育會會長，對此潮流，主迎不主拒，世人忌之。是年秋，先生被推爲浙省代表，往太原出席全國教育會議。時校中以學生施存統（後改名復亮，金華人）對孝道作磋議，題曰「非孝」，爲文發表於刊物，致觸省長齊耀珊怒，視爲洪水猛獸，而社會衞道者亦羣起蜚語，推波助瀾，相與造作「非聖、蔑經、公妻、共產」四目爲先生罪，實則先生遠在山西，尚未之知也。及歸，大吏諷其辭職，先生曰：「辦學十數年，固倦，欲辭。然公職予奪，權在執政；此身進退，當由自主。故自辭則可，受諷而辭則不可，如以爲不合，請撤職可也。」大吏難之。命其斥革該生及國文教師，先生曰：「該生固孺子，孺子本需教，此正施教之機會，且教育貴積極，宜教人爲善，不宜棄人不惜也，況教師何嘗教人以不孝，安可斥革爲！」大吏語塞，撤之職，未便；不撤之，不甘。乃用調空之計，陰令教育廳長夏敬觀調聘先生爲高等顧問，而委金某繼任校長。先生乃欣然去職，但不受新命。惟以金資望不孚，學生堅拒，而挽留先生，先生不可，並曉以大義，傳諭學生安心

求學，勿躁。然數百學生如失慈母，時値九年初，正在寒假期間，學生團結在校，誓死不散。大吏恚甚，乃發解散令，飭武裝警兵二百，雞鳴掩往，驅之不走，縛之不懼，乃被集中包圍於操場三匝。學生徒手坐地，枵腹仰天，哭聲震閭閻。門外觀衆，奔走駭告，皇皇然若不可終日。僵持至翌日晡，余等不忍坐視，乃告急他校，於是他校男女生激於義憤，羣趨救護，來勢若潮，破門而入，且以女生作先鋒，警兵不可當，乃解圍，地方縉紳出爲魯仲連，始平服。此雖無與於先生事，但以見學生愛戴之誠，與是校學生有不畏強禦之概，未始非先生氣義之所感召也。

先是，辛亥革命，浙江光復之初，羣推湯壽潛成立都督府，首推先生爲敎育司司長，旋辭去。既而浙江省敎育會成立，先生被選爲會長。以無會所，乃發起募建，先向其同里耆商陳春瀾捐銀一萬元，次向黎大總統捐銀一萬元。預料大總統未必後於平民，故以陳開其端，果然。當時視萬元之重如是。旣得此鉅款，再向各方散募若干，乃就杭垣浣紗溪邊興建巨廈，顏曰「浙江省敎育會」，今猶巋然屹立於平海橋畔焉。民國七、八年間，浙江省議會議員欲步江蘇省議會後塵而自議加薪，輿論大不謂然，然無法制止，第一師範學生若干人，得先生默許，赴會旁聽，隱示民氣，其議乃寢。陳春瀾者，上虞富商之以皮毛業起家者也，爲人慷慨，年高而有德，惟先生之言而信。先生乃勸其捐貲興學，一言而決，即於白馬湖邊辦一私立春暉中學，自購地建屋以及一切設備，悉稱完善，所費鉅萬。此

固陳氏好義，然若非先生樂與人爲善，又何有此舉耶？此事約在民國十二三年間，首推先生爲校長，手訂規章，加置校產，俾成千秋事業。十四年，又奉令兼任寧波省立第四中學校長，未久，辭去。此實先生半生教育生活之終期，後雖曾任國立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及國立廣州中山大學執教些時，不啻餘閏耳。

十五六年間，先生年已五十，始習畫。初畫竹，次梅菊、水仙以及松、石等，皆耐歲寒之品。其作風大氣磅礴，筆力超拔，墨韻生辣。蓋以先生本擅書法，得力於《爨寶子碑》，功力遒勁而能脫化，又善治印，中鋒直刀，不落平凡，故能移筆作畫，無師而自成。所作詩文亦簡練峭逸，寄托遙深。自是在海上結合同道，常爲雅集，命名曰「寒之友社」，風雨潑墨，詩酒聯歡，皆一時知名之士，余固昕夕相敍焉。如此閑情逸致，亦無幾時，於是南遊粵嶠，北作燕客，奔走國事，浮沉政途，固不得志。既復優遊漢皋，終乃還來京畿，雖爲中央委員，而仍祇空懸名義，無所事事。間嘗建議普及教育之策，凡童必入學，入學不須錢，以全國鹽稅充作全民教育經費，旣富裕，又普遍，且平均，是曰「國本教育」，蓋取《尙書》「民維邦本，本固邦寧」之義；然卒未見採用。廿二三年間，將任教育部長之呼聲高，惟吾逆料其未必果。人問故，曰：今非能用其人之時，彼不肯稍枉以徇人，則使之行者，不如尼之止者之多也。卒寢之。後雖任全國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亦屬空名。溯自民國十五年後，與其謂先生爲政治

生涯，毋寧謂其爲藝術生涯，蓋其於政治，始終格格不入，而於藝術，則所樹立者高焉。

廿六年丁丑，先生重逢花甲，影印篆刻及詩書畫墨蹟成一函，曰《經頤淵金石詩書畫合集》，凡三冊，行世。時在仲夏，張桃宴於白馬湖畔，所招待多野叟及淸雋之士，余等往稱觥。記得在長松雙蔭之下，跨楊梅樹上，摘其垂垂鮮果而食之，闔家驩虞，情景如昨，而今死者已過半。是年春，先生屬余及潘子天壽、姜子卿雲在西湖東山弄裏、仁壽山下，爲其相度坡地數畝，喜甚，亟購之。乃自設計作圖，鳩工造屋，爲寒之友社社所。先生爲余言：並無些許錢，乃斥老妻飾物，湊成工程費，然此不作私產，即以公諸地方，永爲文藝金石書畫家公共遊息之所，亦猶西泠印社云爾。預期雙十節落成，不圖七、八月之間，抗戰軍興，工事乃輟。寖至政府西遷，南北淪陷，先生困於滬市租界寓內，憂憤疾作，廿七年九月十五日即陰曆閏七月廿八日，卒於廣慈醫院，壽六十有二。彌留前，遺囑畫友李祖韓繼其遺志，董成寒之友社建築事。厥後哲嗣利涉亦具書李君，表白放棄此地遺產繼承權，益以專李君之任云。先生身後蕭條，所藏書畫精品盡失。不三年而夫人卒。不三年而獨子又卒。女五，長適周，次適汪，三適陳，四適張，五適廖（何香凝女士之子承志）。遺寡媳暨男女孫各一，皆幼孤，苦度於殘破之長松山房間。勝利後，其寡媳王氏無力盤桓，出其遺畫不愜意者或半成而輟者若干紙，由吾儕畫友爲之補成，題記款識，加蓋眞章，分購集貲，以濟其事，歸葬於白馬湖邊預置之穴。

赤石翁曰：先生一生，光明磊落，盡瘁教育，廉頑立懦，此所以凡被其教澤者，亦能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嗟嗟！吾與先生最後一面，在杭州西湖，是時吳淞口敵艦發難，飛機威脅杭州，吾二人久坐斷橋背上，相對無言，惆悵而別，不料從此永訣。天上人間，一別千古，雖得重光，不能啓視，悲夫！

一九四八年春

责任编辑　王翼奇
封面设计　倪集裘

颐渊诗集

经亨颐著

*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25　插页8　字数40,000
1984年10月第一版
198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4,500

统一书号：10347·5
定价：0.77元

一书号：10347·5
价：0.77 元